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SEDGWICK TOURISON

秘密军队 秘密战争

——华盛顿在越南北方的悲惨间谍战

美·塞维里奇·小图里逊 著
曹德骏 向兴才 白裕明 郑建鸥
吕刚 张煤 谢应光 胡燕平 译

SECRETARY
SECRETARY
SECRETARY

WASHINGTON
TRAGIC SPY
OPERATION
IN NORTH
VIETNA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军队秘密战争：华盛顿在越南北方的悲惨间谍战 / (美)小图里逊 (Tourison, S.) 著；曹德骏等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Secret Army Secret War
ISBN 7-5014-1755-5

I. 秘… II. ①小… ②曹…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9510 号

特殊战争系列丛书

秘密军队 秘密战争

——华盛顿在越南北方的悲惨间谍战
(美)塞维里奇·小图里逊著 曹德骏等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25千字 插页2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1755-5/I·696 定价：14.80元

01609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塞威里奇·小图里逊 1958 年毕业于费城吉拉尔德学院。同年加入美国海军，从事情报工作，在印度之那工作 8 年之久，自 1983 年起在国防部情报局战俘及战场失踪人员特别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掌握大量的机密材料。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机密”二字逐渐失去光彩。本书描述的是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研究观察团招募南越间谍，空降北越，将这些人推向苦难深渊的故事。应该说作者的立场是公允的，对美国的批判与揭露是深刻的，离开战争，冷眼观望南越间谍，他们的命运真悲惨。

鸣 谢

在过去几年间，约翰·(杰克)·莫里逊一直在仔细审读我写的各种书稿。他是美国空军的退休少将，担任美国秘密事务支持协会的主席。我想弄清楚那些成为了人类悲剧的阴谋事件的兴趣，已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则给我一些审慎的忠告，其实我俩都没有错。

美国海军学院前院长威廉·劳伦斯中将战时曾当过俘虏，他鼓励我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严肃的系列作品。他的想法得到马克·盖特林的响应。此公系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的高级组稿编辑。我接受了这个挑战。美国陆军退休少将约瑟夫·A·麦克斯琴也接受了。他在战时是我的上司，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今天仍要求我，一如他在越南要求我做的那样，做到忠实、准

确和客观。

那些熟悉我在本书中描述的秘密战争的美国一方内幕的人，也给予了我许多建议和鼓励。他们是：南卡罗林纳州警卫队退休准将乔治·加斯帕德和上校亨利·杜兰特。我在老挝期间，杜兰特担任我的司令员。给我提供建议的人还有美国陆军退休中校威廉·麦克莱恩。我也请了一些人对本书提出批评，他们无不坦陈直言。这些人是兰登出版公司的欧文·洛克，还有丹·克拉革、杰姆·戴维斯和鲁斯·霍尔姆斯，另外还有一位只知其名为 JB 的人。“求精概念”公司的辛迪·图里逊为本书制作图表；瓦尔·林奇制作了不少底稿解了不时之需。鲍勃和希尔顿为我提供了照相复制技术支援。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威廉·A·约翰逊和塞缪尔哈尔彭所介绍的长达半个世纪的美国专业情报工作的情况颇有见地。“埃莉诺小姐”奥德里奇、“安娜小姐”帕克、以及雷亚·雷诺奥德里奇也给我提供了休息场所。在长达 5 年的改稿过程中，在马里兰州克罗夫顿市那家名叫“雷诺家餐馆”里，我喝了不知有多少加仑的咖啡。此外，我十几年前的同事，包括已故的罗伯特·伊普，前情报官员加里·赛多、罗伯特·德思塔蒂，也给我介绍了发人深思的内幕材料。

军事历史学家戴尔·安德雷德了解长期遭禁锢的官方的关键性史料。他把这些材料提交给了参议院战俘失踪人员事务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及其工作人员，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其他国会联络官员一道，将官方的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的大量资料，公诸于美国大众。在国防部中央文件办公室的努力下，文件获得解密。

我希望，我们那些组成名为军事援助司令部研究观察团

2 秘密军队 秘密战争

的秘密军队的军人们，能够把他们长期只为他们所知的事情讲出来，而且应该讲真话。当真相本身就是严酷的事实时，就不应该只藏身于笔名后面写小说了。

本书不是越战期间美国特别行动组（SACSOG，简称SOG）这个组织的秘密军事特务的故事，而是军事援助司令部研究观察团招募的越南人的故事。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被送进了毁灭的深渊。否则，他们的故事，除了那些懂越南语的人外，是完全可能无人知晓的。这是关于他们的战争和他们的人的故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战争。为了打这场战争，他们付出了比大多数人更加高昂的代价。

有几位培训过这些突击队员或者直接知道他们的行动的越南军官，也从越南人的角度提供了情况。他们的评论，与那些与他们共过事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的评论一样，都被记录在案。

我要特别感谢阿基米德·L·A·（阿尔）·帕蒂和佩吉·帕蒂，他们二位向我灌输了半个世纪的越南知识。他们要求我写出本身就站得住脚的事实来。他们强调说，他们相信，诚实的人是不同意那样做的。1990年，阿尔·帕蒂应邀访问越南。越南内务部把他描述成年迈的美国秘密特务。帕蒂一笑置之。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美国陆军退休中校格里斯·约翰逊给了我友情和很大的帮助。我那结婚差不多32年的爱妻苹，以及我的3个儿子肯尼、斯蒂夫和塞奇威克第三，在越南战争时期都住在东南亚。这本书是我们10年准备的体现，他们消耗的生命与我消耗的生命一样长。

本书的问世还得力于大约300名越南特工及其遗属们的贡献。他们给我的来信，显然为越南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总局

感兴趣。在我为美国国防部进行军事与非军事情报工作期间，这两个组织与越南人民军军事情报局，是我的直接与间接对手。不过，我还是收到了来信。

因此，我必须向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对手们表示吝啬的感谢。他们没有对转给我的这些资料毫无道理地横加干涉，从而保证了我完成此书。这本书展示的越南的历史，与我国的历史一样多。它并没有对文件以及千百人叙述的真实故事作不公正的描述。

其次，我要求我的前对手们最好采取其它形式的反谍行动，不要再搞本书描述的这种方式了。

我更应向我们越战期间的盟友、前特工们及其遗属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你们同意我公开你们的故事。我准确地记下了你们所述，对你们的牺牲表示敬重。现在是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的时候了。

最后，由于整个政府都在进行解密工作，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再禁止采访它的前工作人员了。中情局要求作者严格遵循一贯的安全审查制度，作者同意不予违反。中情局出版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主席莫利·塔斯克尔的领导下，协调安全审查。准予发表本书描述的由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提交的涉及秘密行动的材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事。前情报官员提供的材料，与国防部解了密的文件、过去的特工的口头叙述、越南人现在的著述所展示的情况几乎没有区别。本书对中央情报局的前官员们的贡献，对他们相信自己的话不被曲解表示感谢。他们的话不会被曲解。本书觉得，情报界应该有一种可了解我们过去的机制，除非我们继续想因对现实视而不见而大倒其霉。

前 言

“敢说美国人该负责任，看你往哪儿跑？”我的朋友对电话听筒大喊大叫。“你说，我们究竟为谁在打仗？你是想说我们只在为美国人而战吗……我们在为自己的人作战！我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坚信不疑！不错，美国人给了钱，那是因为他们有钱，我们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想说的是，我们是美国人的雇佣军，这是屁话！其实，我们两方都知道我们为何而战。它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他们的国家。我们在为我们自己打仗，不是为他们卖命。是的，我们在1973年倒了大霉，没有哪个人愿为把我们弄出去而打仗。但那是谁的责任呢？现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你也明白这一点。”

听着我的客人与他的好朋友在那一头嚷嚷，我觉得自己活似一个观淫的下流痞。

这两个人谈论的人与事早已消逝，但在他们的心中，仍然像发生在昨天那样清晰如新，长途电话里流动着他们的激动情绪，似乎几个小时也未见平息。

这两个人并没有生对方的气，他们只是观点不同，每个人都打心眼里在替自己争辩。这是两个垂垂老矣的朋友表现情谊的方式，他们能活下来全靠他们相互搭救。我感觉他们之间有一种力量，一种把他们绑在一起的兄弟之情在流动。我既少见，也难以理解。

我虽然听不到交谈的那一方的声音，但可以推测出内容。我过去经常听他人的谈话，就像以前电话那一端的蛙人。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有一个名叫迈范和的突击队员曾经告诉我他的全部感受：

你们来到越南。你们请我们帮忙，我们做到了。你们掏钱支付军舰、枪支大炮的费用和我们的工资。我们一个月关两次薪水，一次是我们的人民给我们钱，另一次则是你们开工资。到了最后就全是你们的钱了。于是，我们就为你们卖命，当了俘虏。到了1973年，我们在巴黎被抛弃了。当共产党向你们微笑的时候，你们相信了他们的骰子。你们必须离开东南亚，于是你们抬腿就走掉了。我们呢？我们无非是一群炮灰。此外，你们的抵赖政策意味着我们从来就不存在。由于这些行动都是秘密的，很明显，只能靠我们的人才能把我们叫回来。此外，他们还能做什么？谈判巴黎和平协定的是你们美国人，不是我们越南人。你们的基辛格先生与黎德寿达成了秘密交易，我们的政府用你们的巴黎和平协定卡住了我们的喉咙。这个协定糟糕透顶，满是漏洞。然而你们美国人才不管这些漏洞哩。你们只想从越南一溜了之，你们太想

拔脚就跑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什么都可以牺牲。你们向所有的人信誓旦旦，你们要体面地撤退。你们的确体面地撤退了，可我们却在后来倒了大血霉。体面何在？请讲清楚——体面何在？我看我们是在谈论体面这个词的不同定义。你们美国人只敢说越南共产党在玩弄文字游戏。

我无法回答。他不是冲着我在发火，但看得出，他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不生气。因为在北越的大牢里呆了15年的人是他，而不是我。

越南的前特工们所描述的秘密行动不是孤立的，其根源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事件，只是其中的曲折变化太快。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登陆胜利的部分原因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成功地搞了欺骗战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决心打回欧洲大陆。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实施的欺骗战术，就是要让德国人无法知道盟军何时在何地打回来，而不是他们是不是要打回来。

有几个因素保证了盟军的计划与意图不至于被德国人识破。

首先是英国人，主要是英国的军情5处逮捕了差不多在英国的所有德国特务。许多德国特务同意用他们的电台为伦敦服务。通过这些被俘的德国特务送回的假情报，德国人获悉的是盟军想要他们听到的东西。

其次是盟军，主要是军情6处，成功地破译了德国最机密的通讯密码，使盟军对德军了如指掌。这就使得盟军对其欺骗战术的有效性心中有数，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第三，盟军成功地使一大批在欧洲大陆上的德国反间谍

失去了作用。例如，一批荷兰特工被德国人俘虏，德国人利用他们进行代号为“北极”的电台欺骗活动。德国的反间谍行动首先从第一个实际到达前几周便向盟军妥协的特工身上开始。当被俘的荷兰特工警告伦敦他们是在德国人的控制下发报时，英国特别行动执行组（SOE）似乎并不感兴趣，还继续派来人员，运来设备。这使得德国反间谍人员对他们深信有价值的财产更加器重。在实际上为英国人控制下的欺骗行动耗费本来就不足的资源，从而使其他的特工得以完成使命。

成功之轮上的每一个齿牙对于良好的整体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盟军欺骗行动的成功程度，可从1944年6月登陆时活下来的人的数量上窥见一斑。如果德国人那时能知道盟军何时何地登陆，采取以逸待劳的战法，许多人肯定会血溅滩头。

15年后，类似盟军欺骗战术的故伎在世界上再次重演，所不同者只是玩家有异，目的不同。这一次，“北极”的北越对应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北越公安部的抓间谍者扮演的。华盛顿在战时的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是由中央情报局（美国中情局）代替。这一次，被俘的特工是越南特工，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招募。他们于1961年跳伞进入北越，建立敌后抵抗基地。一些报务员在落地不久即为北越人抓住。河内反间谍局说服了他们为河内发报，让西贡和华盛顿只能听到河内想让他们知道的东西。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回到欧洲大陆的目的在于恢复合法政府的合法权力。在越南，河内的目的是为越南在河内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实现统一创造条件。两个行动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河内的反谍机构显然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央情报局则明显地无力确认哪一组特工是在河内的指挥下发送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才一开始，马上就让五角大楼相信，在敌后的某些重要的组织，正在执行他们的任务。它造成了一种假象，即最初由中央情报局官员威廉·科尔比调度指挥的美国准军事部队，可在北越内部发挥有效的作用。

华盛顿找到了这些特工，将其移交给了五角大楼。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的太平洋司令官认为，他们有能力实现威廉·科尔比的过时的、设想欠佳的代号 34A 行动计划的目标。按照河内的观点，在战争肯定以河内的条件爆发时，34A 行动计划被视为一颗法力无边的炸弹，可以阻止战争爆发。很明显，华盛顿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移交给五角大楼的所有向西贡报告的准军事部队组织，其存在对于 34A 行动计划的概念虽然至关重要，但却在河内的控制下操作其电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大规模欺敌活动持续了大约 2 年；而在越南，河内的欺骗活动至少持续了 10 年，在战争结束后 10 年，还能故伎重演。

每一场战争有时都需要牺牲一批人以换取另外更多人的生命。然而在越南战争里，特工们的生命却无足轻重。读者可从后面更加阴暗事件的叙述中证实这一观点。这些不敢见天日的事件已向公众隐瞒了差不多 30 年。

详细记载越南特工秘密军队部分史料的重要文件，被锁进了保险柜。这些文件的密级定为“绝密虎”，差不多能确保亲历越南战事的人一息尚存、记忆犹新之前不会见天日。后来人们淡忘了这批文件，华盛顿的许多官员相信，有关这些行动的所有资料均已灭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差不多所有的 20 多名荷兰特工都命归黄泉。但在越南，大约 400 多名被俘的中央情报局和五

角大楼指挥的特工，在被宣判为美国和越南共和国进行间谍活动监禁 27 年后却得以生还。当这些活下来的特工于 80 年代走出北越的监牢时，却被曾经指挥过他们的美国人和越南人拒之门外。这些美国人和越南人都清楚，是他们让这些人的家属相信，特工们早已一命呜呼了。当他们得知这些人身陷囹圄时，他们从心里肯定，这些人并未死去。

1992 年 12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决定，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持的战时文稿研究大量解密。这些研究及相关的文件，提供了部分故事。加上不辞辛劳从尚在人世的特工那儿搜集的口头叙述，那些指挥过特工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南越军官则为这个故事补上了丢失的另一部分章节。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件被发现，有些文件甚至是河内自己讲述的欺敌行动的细节。断牍残简渐渐拼接齐整，勾勒出了事件的全貌。

这本书是美国战时秘密军队的真实记录。他们是一支人数多达 500 人的特工部队，在执行华盛顿针对北越的极端机密的军事行动中被捕。这支军队是引发越南战争的一个原因，但在以后的活动中，他们扮演的角色的就无关轻重了。在从越南体面地撤退这个愚不可及的大恐慌中，这支军队被一笔注销了，坚决地被否认了。

许多事件仍属不解之谜。由于这个军事计划的性质，以及它引起的专业的、法律和道德问题的复杂性，要弄清一切疑点是不可能的。

河内的成功和我们的失败，可由我们都知道的越战这场战争来检测。我们的越南盟友付出的代价是亡国……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引 子

1961年5月27日午夜刚过，在北越西部遥远的山萝省的崇山峻岭之间，一架二战时期的老式双发C-47运输机的笨拙身影，从明月前倏忽掠过。飞机是从富安低空飞来的。在东北方紧邻老挝共产党总部桑怒的木州地区，这是稍有一点人性的地方。

飞机上突然坠下4个黑点。刹那间变成伞花。借助自然的力量，这几张降落伞以可以预测的速度下落，朝着下面绿荫复盖的山头的预定地点降落。“卡斯特小组”的成员们，正在回到他们的出生地。

这匹前次战争时期的年迈负重老马很快向上爬升。它的驾驶员名叫阮高其，是南越空军军官。低飞任务结束了，他的心中感到无比慰藉。C-47飞机大口大口地呼

吸着稀薄的空气，拼力向南飞去，想从敌对的北越领空中寻出一条生路，在邻近的老挝求得安全。美国陆军的4顶降落伞无声无息地摇晃，轻轻地消失在伸展向上迎接他们的树丛中，再也看不见了。

落地几分钟后，一束束光柱照到这几名空降南越特工身上。清脆的步枪和冲锋枪声从隐藏的攻击者那儿射出，转瞬便响成一片。好像有人打出某个信号，四下又复归于死寂。

北越正规军士兵从一大滩血泊中拖出一名未死的特工。他的身边是一部完好无损的电台。

电台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叫，将西北军区反突击队士兵迅速召集拢来。他们当时正一字排开，搜寻不知怎么逃出了精心策划的伏击圈的空降特工。士兵们找到了受伤的特工和电台，但他们更需要的是密码本。

空降特工丁文安是前越南陆军的一名军士，在伏击中受了伤。他在逃跑两天后终被抓获。丁文安的身上携带着“卡斯特小组”的密码本。一页页的纸上全是电脑打印的一组组随意的数码。

抓捕者大获全胜——差不多可以说应有尽有。现在的问题是，找出愿意合作的特工。

丁文安在枪林弹雨中落地后几天，便轮到面对审讯官无休无止的高压姿态了。他的胳膊被紧紧地绑在背后，死结打在比手肘还要高的地方，胳膊失去了知觉。北越审讯官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威严，让俘虏坐在地上，他高高在上向下俯视。到了该继续那一套名曰审讯的程序的时候了，这似乎是一出没完没了、不知疲倦的精心准备的问与答的芭蕾舞。

只要这样，供词便唾手可得。肯定如此。

“告诉我，琼先生在哪里？”

俘虏把他的记忆深层都搜索了一通，也想不起这个人。

然而审讯官却认为，俘虏的沉默便意味着知道内情。只要小心地巧妙地剥掉石榴的外壳，不伤及内瓢，真话就会吐出来。一个愿意合作且未受伤的俘虏是极有价值的。只可惜一些士兵开枪的动作太快了。

“我再问一次，琼先生在哪里？”

“我，我不知道哪个是琼先生。”

他的回答显然无法令审讯者信服。他必须老实回答。必须如此。

“你奉命与琼先生联络。他是谁，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名叫琼先生的人。”

那怕不指名道姓地问他认不认识琼先生是谁，丁文安也清楚事情全坏了。小组的地图，航拍的照片，还有西贡的情况简报会，“卡斯特小组”应该在一个无人区降落。降落地点本应有一点相对的安全，谁知他们竟会降落到一个小村庄旁边的当地的民兵训练基地的正中间。很明显，别人是知道他们会自投罗网的。同样明白的是，北越的调查人员比他们4个人都更清楚他们的任务。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西贡的长官，居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相同的个人证明人。这就帮了河内的大忙，使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轻易得手。到底出了什么纰漏。

“卡斯特小组”被告知的使命是在北越内部深入敌后，建立一个抵抗基地和特工网络。他们还被告知，更多的小组将会接踵而至。他们完全相信了这些话，于是自愿参加了这支十字军。

在小组着陆后不久，美国的电台接听员便小心地录下了

“卡斯特小组”发来的第一份电报。解码后的电文称，小组已按预定计划到位，正准备开始执行任务。正如中央情报局希望的那样，小组请求进一步的指示。

谍报员不敢报告的是，他敲出这份电报时，一个北越国家安全机构的军官的手枪，正抵在他的脑门上。他还不报告的是，种种迹象表明，抓捕他们的人早就知道“卡斯特小组”会何时到来。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周，等着小组从老式的C-47飞机上跳下来。

河内比中央情报局更得意，因为一直有人向他们通报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秘密行动计划，他们只需等候“卡斯特小组”光临。河内在赌时间。中央情报局西贡站长威廉·科尔比还会遇到更多的惊奇。

其实，事情并非从“卡斯特小组”开始。事情是在20年前从一位名叫帕蒂的人那儿开始的。